

段昌平 著

心芯相印

——我与祖国的航空发动机
及国有大型企业



航空工业出版社

心 芯 相 印

——我与祖国的航空发动机及国有大型企业

段昌平 著

航 空 工 业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提 要

作者在书中叙述了自己艰辛的童年生活、成长过程以及如何走上航空事业道路的历程,进而成为企业、事业单位的高层有效管理者。书中有不少篇幅再现了作者传奇般的经历。

本书文字朴素、语言通俗、内容真实、感情丰富。适合青少年、航空工业从业人员及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芯相印:我与祖国的航空发动机及国有大型企业
/ 段昌平著.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80243-804-0

I. ①心… II. ①段… III. ①段昌平—自传 IV.

①K826.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0439号

心芯相印

——我与祖国的航空发动机及国有大型企业

Xinxin Xiangyin

——Wo yu Zuguo de Hangkong Fadongji ji Guoyou Daxing Qiye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14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 010-64815615 010-64978486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287千字

印数: 1—3000

定价: 45.00元

往事难以忘怀

《心芯相印——我与祖国的航空发动机及国有大型企业》一书即将付梓之际，应我的老领导段昌平同志之邀为此书作序，这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一则段昌平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的知遇恩师；二则自从20年前我们相识后，共同的奋斗经历，使我们俩成了可以推心置腹的忘年之交。因此，我来写序或许最为合情合理。读了书稿之后，我才知道段昌平同志有个小名叫梦林，使我油然而生出一种亲切感，这也算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林字吧。综合以上情理和缘份，确实当由我来为此书作序，于是就当仁不让了。

20年前段昌平同志到420厂任厂长时，当时的420厂已经停止了军品生产，主要产品是电冰箱，而之前仅有一个主导民品是洗衣机，但那时洗衣机已在民企、外企的剿杀下败落下去了。段昌平到420厂时，电冰箱正在步洗衣机的后尘，那个时期航空航天工业部曾有要求，420厂应全面转民，停止生产军品。虽然对于电冰箱后续的民品，航空航天工业部亦有考虑，是要420厂参加所谓的“三省一市”轻型卡车项目，生产汽车柴油发动机。但是承担这个项目整车生产任务的是132厂，军转民之后，132厂干的民品几乎无一成功，因此当时132厂对此项目基本上是按兵不动，也就是说420厂的发动机根本就没有下家。虽然云南、重庆和贵州三地还要轻型卡车的整车生产项目，但这几个地方都各有自己的小九九，虽然国家没计划也坚持自己上发动机项目。这个项目是从日本引进的，本来卖一条生产线给中国，却变成卖三、四条生产线给中国，日本公司可以说是捂嘴偷着乐。这是一个什么图景呢？就是说一个体制机制未根本改变的老国企要面对着血淋淋的市场竞争。段昌平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来到420厂，可谓是处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困难时刻。换成别人，在那个时候是不会愿

意丢掉部机关司局长岗位到420厂的。而这正是段昌平同志的可贵之处。他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一直没有变，直到他退休后仍然四处云游，爬山锻炼身体，性格始终如一。

段昌平同志到了420厂以后，最为正确的决策和努力就是恢复了军品生产。在中央提出50年不打仗，军队要忍的历史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都在执行中央军转民的决策，记得航空航天工业部当时提出了“大转、快转、全面转”，420厂算是贯彻执行上级决策最坚决的企业之一。推动420厂全面军转民的是段昌平同志的前任裴鸿滨同志，遗憾的是当军品任务停产后，民品在市场竞争中逐步显现出了当时企业在体制机制方面的不适应，裴鸿滨同志在取得短暂辉煌以后陷入了经营困境，段昌平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420厂。

段昌平同志到420厂时，我已辞去工程技术处副处长职务，离开工厂到乡镇企业打工三年了，当时算是停薪留职的一种形式吧，调令下的是420厂工艺研究所的试验技术员，我在工程技术处任副处长之前曾在人事劳资处任过副处长兼一般干部科科长，人头都很熟，下调令时走了个后门，调令下成试验技术员，可以多几斤粮食定量，不过没多久以后，中国就取消粮票了。

很长时间以来，凡是从领导干部岗位一撸到底的人一定是犯过什么错误，我能走这一步现在看来确实是凭着自己当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记得我做出这个选择时，420厂正是历史上最兴旺的时候，一张电冰箱票都可以倒卖好几百元钱，很多老领导苦苦劝我，说小林你这么年轻就当上副处长了，多么不容易啊！千万要珍惜，不要意气用事。但是研究经济学让我“走火入魔”，虽然那时工厂很辉煌，可我当时觉得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把企业从辉煌的顶峰拉下深渊，我留在“体制内”无济于事，到“体制外”经风雨、见世面成了我那时最大的向往。说真的，我那时最能理解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什么有志的年轻人纷纷奔赴延安！果然，我“下海”没多久，420厂就陷入困境。那几年的“下海”生涯让我认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中国必须发展非公经济，但是国有经济决不可以倒下去，否则中华民族复兴无望，国有经济必须通过股份制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再造魂魄，完成凤凰涅槃！

段昌平同志出任420厂的厂长后，一手抓企业经营，一手抓起用新人。他在企业经营上果断地争取了航空发动机的订单，恢复了军品生产，同时把眼光投向一些年轻新人。我就是在当时情况下从“海里”又游“上岸”的，虽然收入少了许多，但我当时把重振国企雄风的信念寄托在段昌平同志身上，实际上那个时候能相信国企可以重振雄风的人几乎没有。今天我觉得一定要为段昌平同志作此书序的原因是：段昌平同志很幸运，我有义务为他喝彩。振兴国有企业在当时的大多数人是认为不可为的事，段昌平同志站出来担当，虽然那时候站出来担当的人还有一些，可大部分人都以悲剧而告终，最后成了悲剧人物。段昌平同志却躲过了这一劫，所以我们有理由为他喝彩！

我到420厂时经历了三位厂长，一位是枉云汉同志，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型企业领导人，那个时候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书记是陈英同志。我印象中陈英这个人贯彻中央的决策无比坚决，在420厂拨乱反正、清理“四人帮”体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枉云汉同志也是我从心里佩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这两位领导同志退出领导岗位比较早，应该说没有摊上历史大变革带来的悲剧命运。然而裴鸿滨同志则不然，虽然我是他在任时离开420厂下的海，但是他始终是我心中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他去世已经很久了，但我心中永远怀念他。

裴鸿滨同志是位非常敬业的企业家，也是一位非常廉洁的领导人。但他却赶上了企业最困难的时期，虽然这是历史的宿命，可是并不为人们所理解。特别让我难以忘却的是在他离退后的一天早上，走在通往厂区门口双桥路上的他突然摔倒在地上。当时上班的人成千上万，居然没有人上前扶一把他们的老厂长。那时候我刚刚接任段昌平同志当420厂的厂长不久，听了这个消息后急忙赶过去，得知刚刚被厂医院的院长接走，我赶到医院后，他见到我后哭出来说：“小林，我老了，没有用了……”，我当时也不禁哭了。

这一幕对我刺激很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了既然选择了重振国企雄风这一条路，就要准备走向悲剧。问题是悲剧可以悲壮，但绝不能悲惨！从那一天以后，我就真正铁了心，树立了破釜沉舟推进改革的信念！当时在我看来，

裴鸿滨同志太顾及大家的情感，在推进改革上不够坚决，却为此所累！虽然裴鸿滨同志是一个刚强的东北汉子。但他实际上又是个心肠很软的人，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很“民主”，愿意听身边同事们的意见，所以他很难做到为了达到目的而不顾一切，结果当企业出现困难后，责任都由他自己承担了，黑锅都由他一个人背了。他在任时，围着他转和进言的人不计其数，他退了以后，却门可罗雀。而在推进改革的决心这一点上，段昌平同志就显得比裴鸿滨同志果敢得多！

段昌平同志到420厂任厂长，他的优势在于虽然是420厂出来的干部，但毕竟离开工厂较长时间，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牵制，在最关键的时刻可以毫无顾忌地出手推进改革，虽然也得罪了不少人，但他正是因为果断地推动了改革才跳出了悲剧的命运。几位老领导成了我人生事业生涯中最好的导师，从此我立下信念，要党性不要人情，在位的时候和大家建立正常的同志关系，而不是私交，这样做对工作、对党的事业都有利，对自己老了以后退出历史舞台不感觉失落也有利。作为领导者，没有对少数人有过密的私交，对大家就是一种公平，大家就都是朋友，这也许算是一种处世哲学吧！然而自己这一切观念的形成都和段昌平同志有着很深的关系，因为如果说有手把手教我如何做企业领导的师傅的话，段昌平同志是我的第一位师傅。

我记得段昌平同志刚到420厂时，他自己单身住在厂招待所，却经常到厂职工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那时一个万人大厂，厂长是很有威严的，能放下架子到职工食堂排队，确实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他很快就和广大干部职工在心理上缩小了距离，群众暗地里高兴得奔走相告。在企业陷入困境时，干群关系比较对立的情况下，这么做无疑在暗示着，新厂长将和职工群众站在一起同甘共苦。对段昌平同志当时这种举措，职工群众很高兴，但是中层以上干部却未必都满意，不屑一顾者有，冷嘲热讽者也有。不久就传来一些闲言碎语，说段厂长是为四川人谋利益。420厂是个东北老军工援建的企业，厂里大多数干部都是北方人，四川人大都是一般职工，而且很多人的家属还在农村老家，在420厂工作都是住单身宿舍，吃食堂。段厂长到食堂排队打饭，自然和这些人接触

比较多，于是风言风语就传起来了。这些事情使我深深感觉到，在一个老国企推进改革实在太难了。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一张巨大的网，没有功力真难冲破它。

不过让我由衷敬佩的是，段昌平同志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在起用一大批年轻人充实企业领导班子的同时，又团结了各个分厂的厂长这些实干家，依靠他们狠抓恢复军品生产，很快打开了企业的局面，充分体现了他令人钦佩的领导艺术。从那时起，我就懂得了改革中领导艺术的重要性。几年以后我也只身到410厂工作时，在推进改革中学习借鉴了段昌平同志言传身教的领导艺术，使我深受裨益！虽然段昌平同志当年在420厂组织调整的重点是厂级领导班子，而我到410厂后组织调整重点是各个分厂的各路“诸侯”，其实是异曲同工。在改革中面对一个完整的旧组织体系，不可能从上至下全部颠覆，却必须针对某一层面进行组织调整从而达到推动全面改革的目的。这一方面我算是得了段昌平同志的真传！

然而更令我感慨万千，并且以后深深影响着我的是：尽管段昌平同志出任420厂的厂长之后，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这个万人大厂的生计和吃饭问题，但他却不仅限于此，他到420厂后很快恢复了某型航空发动机的生产，这可以说是为了企业生存，但后来他在发展航空发动机上的执著追求，则是他这个学航空发动机出身的人，对航空发动机事业的一种独有的精神追求！

记得他完成了恢复某型航空发动机生产以后，马上着手考虑恢复另一型号发动机生产的问题。该型号发动机是个好产品，在那个僧多粥少的年代，曾是由460厂和420厂两家联合研制的。后来420厂按部里的要求，作为全面转民的企业，退出了航空发动机生产领域，该型号发动机自然就名花有主，成了460厂独家生产的产品，也因此使460厂成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里，航空发动机行业内唯一的效益非常好的企业。该型号发动机对420厂而言，是眼看要煮熟的鸭子给飞了。因此，要把该型号发动机的生产任务再找回来可就不容易了，除非在该型号原型机上进行吸收、消化后的再创新，搞出一型性能更好的发动机，否则事情就难以有转机。恰好当时420厂有一位颇有才气的工程师方德胜同志，他是

到国外留学的访问学者，刚刚归国不久，他在国外学习期间进行的研究课题是声波对航空发动机燃烧的影响，并且颇有心得，认为该型号发动机燃烧室大有改进空间，如果按照他认定的理论进行改进设计，可以大大提高燃烧效率，开发出性能更好的改进型的该型号发动机。记得当时段昌平同志了解此情况后，欣喜万分，当下研究决定开展这个项目的研制。直到段昌平同志调走了，我接任420厂厂长后还一直狠抓这个项目的攻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完全是凭着一股激情在赌运气，因为那时候企业非常困难，投入研究的资金是杯水车薪，实际上没有能力持续研究下去，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然而段昌平同志对振兴航空发动机产业这样一种执著追求的精神却深深地教育了我。

后来，420厂还碰到过几次上发动机项目的机遇，段昌平同志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全身心投入，不遗余力地奋力拼搏！

一是上海飞机厂和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麦道干线飞机，当时部里准备进一步推动该项目的国产化，试制JT8D发动机。420厂由于和美国普拉特·惠特尼公司合作生产由JT8D发动机改型的FT8燃气轮机，因而对JT8D发动机很熟悉，而且通过转包业务生产了不少该发动机的零部件，应该说最具备试制这型发动机的条件。当时段昌平同志得知此消息后，真可以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立即布置了当时420厂最年轻的两名副总工程师刘胜苏同志和我，牵头组织开展了专门的论证，并提出全套开展仿制的设想方案，然后亲自带着刘胜苏同志和我专门到北京向何文治副部长作汇报，得到了何文治副部长的好评。后来这个项目论证了一段时间后就搁下了，最后没有进行下去，段昌平同志和我们为此而深感遗憾。

二是当时国家需要发展某型燃气轮机，涉及到动力涡轮的生产定点竞争，段昌平同志马上令我负责制定方案参加竞标。这次动力涡轮的生产定点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部燃机中心副主任贾克勤同志带着我参加竞标。那个时候难得有个国家项目，因此参加竞争的双方都红了眼，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某家汽轮机厂，后来由于这家工厂得到了和他们长期有合作关系的某研究所的支持，终于夺得了这个项目。尽管这个厂夺走了这个项目，但进展并

不顺利，迟迟没有拿出国产化的动力涡轮。几年后我调到410厂工作时，这个厂把该项目中很多关键零部件转让410厂协作才完成。那次竞争失败后，段昌平同志下了决心，要我们一定要不蒸（争）馒头蒸（争）口气，干出FT8燃气轮机的动力涡轮，以显示420厂的实力。后来在我接任了420厂长之后，终于完成了这个争气项目，生产出国产化的FT8燃气轮机的动力涡轮，并且实现了出口创汇。我调到410厂工作之后，恰逢国家开展西气东输工程，科技部为此在863计划安排了发展重型燃气轮机的项目，以配合西气东输工程的开展。我再次“赤膊上阵”和这家汽轮机厂PK，这回终于战胜了这个老对手，夺得了国家863项目，报了“一箭之仇”。当我取得这次胜利之后，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老厂长段昌平同志，是他把对振兴航空发动机事业执著追求、顶礼膜拜的激情传递给了我，并让这种情结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

那个时候，在为振兴航空发动机事业而拼搏奋斗的往事中，最扣人心弦的一段经历，应该还是参加林宗棠部长亲自抓的某型中等推力核心机的研制过程。虽然420厂承担的任务并不是很多，但段昌平同志几乎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热情。记得有一次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以及林宗棠部长和林虎副司令员亲临四川检查项目进度的时候，段昌平同志都带着我驱车从成都风尘仆仆地赶往江油624所。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从成都开车到江油几乎要跑一天，但是我们都不觉得累，而且亢奋得很，个个眼睛都发亮，仿佛这个项目承载着我们生命未来的全部希望。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参加这个项目所有同志的那种激情几乎能把空气点燃！可是项目最终还是因为国家后续资金不到位而夭折，不少人为此泪流满襟……

实际上，中国航空发动机的事业像“中推”这样结局的并不仅于此，至少吴大观同志他们那一代人就经历了好多回，历史上多次航空发动机激情上马，后来却因为得不到持续的投资支持而凄惨下马，这几乎成了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中一曲从未休止的咏叹调！只不过这一次是我亲身经历了而已。这样的事又不知给多少航空动力人带来终身难忘的切肤之痛。2000年沈阳举办过一届工业展览会，当时我们的“昆仑”发动机刚刚开发出来并参展了，有一位航空老人

一头扑在展览的“昆仑”发动机上失声痛哭。我想只有这个时候，如注的泪水才能抚平自己心坎上的创伤……

国企改革和振兴发动机产业，虽然是往事不堪回首，但有些历史的画面却深深烙印在自己脑海里，久久抹不去！跟着段昌平同志进行国企改革的岁月和执著振兴发动机产业的往事，使人难以忘怀，只是随着时间日渐久远而朦胧了。感谢段昌平同志《心芯相印——我与祖国的航空发动机及国有大型企业》一书，它又领着我清晰地回到了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回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航空动力人艰难跋涉的年代。今天国有企业的振兴与繁荣已是今非昔比，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振兴航空发动机产业的光明前景更是千载难逢，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却永远令人难以忘怀！



2011年7月5日

目 录

第一章 在童年，饱尝苦难	1
偏僻山区	1
孤儿寡母	6
老少三代	9
私塾发蒙	19
翻身解放	23
第二章 上学校，刻苦攻读	25
江津吴市小学	25
四川江津一中	31
北京航空学院	51
第三章 到工厂，千锤百炼	65
产品设计员	65
家庭与生活	74
“文化大革命”	81
生产部职员	84
第四章 任局长，服务航空	87
光荣入党	87
多灾多难	92
相互关爱	100
生产布局	103
生产技术	105
改进改型	108

引进专利	112
自主研制	114
“一弹三机”	118
感悟纪实	121
上中共中央党校	133
做燃机中心主任	140
领导榜样与关爱	142
第五章 当厂长，甘当公仆	147
临危受命 走马上任	147
领导关怀 任重道远	153
群策群力 寻求道路	156
调整班子 培养人才	162
恢复军品 绝处逢生	182
民贸齐抓 力求发展	197
转变观念 推行改革	211
克己奉公 从我做起	225
关爱员工 构建和谐	233
以人为本 人性管理	239
组织关怀 最高荣誉	248
第六章 做书记，忠诚事业	254
新的环境	254
新的感悟	262
新的角色	264
健康生活	277
后记	284

第一章 在童年，饱尝苦难

偏僻的山区、动荡的年代、坎坷的身世，这一切都使我的童年充满了苦难。是外婆、母亲在艰辛的生活中，用强烈的求生意志艰难地拉扯我长大，是童年的家庭教育使我养成了勤劳简朴的品质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共产党、解放军改换了天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偏僻的山区

在川东地区有许多山，连绵起伏，形态各异。撑天合抱的古木与苍翠欲滴的竹林点缀着群山，空气里弥漫着郁结的朝雾和木叶霉烂的气息。这里群山耸立，唯有山峦环抱的平地处，方可见小村虎伏、耕田成片，这便是典型的川坝子地貌。其间可见曼歌的牧牛孩童、赤足的拾柴少女、腰围蓝裙的浣衣妇和裤脚高卷的庄稼汉。

一条条羊肠小道，隐没于山峦田陇之间，这便是连接各村与通向外埠的唯一纽带。身处其间颇有“世上千年，山中七日”的仙家风味。历史的进步几乎完全被屏立的巉岩阻挡，使人毫无觉察，任自然调节，男耕女织，生老病死。雅士们诗化为“干柴白米岩骨水，嫩笋绿茶石板室”的生活恰是他们的写照。无论政局多么动荡，也始终未能改变这里人们的生活节奏。

这种沉滞生活的延续，依赖于稳定的社会结构。丘陵地带的村落，人们聚

族而居，绝少有异姓。自有村史以来，每村由几个姓氏组成，一个姓氏便是一族。一族供奉同一祖庙，下设各房祠堂。虽然里面安放的只是列阶成排的木雕神主和富豪们未雨绸缪的棺材，却象征着一族最高的权威。在这一系统中，有个名分儿上的君王——族长，不过他往往跟祖庙一样，只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而已。真正的君王——掌握着全族命运的，照例是一族中殷实富户和书札之家的绅士。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川坝子的人们便在这种环境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织生活。

吴市乡地处重庆江津西北部，距离江津城区 30 余公里。全乡面积大约 15 平方公里，东与梯子乡、店子乡交界，南连三圣乡，西接秦家乡，北以碑槽乡、吴滩乡为邻。东西相距约 7 公里，南北相距约 6 公里。清溪河、永津小道穿越全乡。

整体上乡境形似俯斜的马头，东北宽大像耳颈，西北尖小有缺如马嘴。地面以浅丘为主，兼有局部山岭和深丘。这里平均海拔在 500 米左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明显；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历来以农业为主，林、牧、渔业均有发展。

吴市场位于清溪河北岸，为全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乡地域中心。明末清初，有庙宇名普河寺，后因吴边和尚来此占据，将其更名为吴氏寺，光绪初年复更名为吴市寺。建国前，吴市寺是油溪通往朱沱、合江的大路必经地，往来客商众多。从本地运销外地的有土碗、土纱布、白酒，又从外地运进盐巴、百货、日用品等，挑夫骡马络绎不绝，叮当马铃时时于耳。

明末清初，兵匪、天灾、病疫交加，乡境一度荒废。自清康熙初年，不断从湖广等地移民，迄今 300 余年矣。

我的家乡就位于吴市场东南角、清溪河之南的峰岗村土地坝村民组。土地坝三面环山，远望去如同一把带扶手的靠椅，当地居民称之为三面山。拾级而上郁郁葱葱的竹林和树木便映入眼帘，偶有田、地呈阶梯状零星地分布在坡度稍缓的山坳中。半坡山林间偶有连片群聚的房屋，但常见的是散落着的单家独户，在起

伏的山丘间，如同孑然掉队的部族。在离群索居的沉默中，这些房子骑在山坡上，与连绵的山冈一同起伏，仿佛是山坡上长出的物件，同田地一般古老。



山青水秀的老家

三面山被成片的森林覆盖，放眼望去，松、柏、青杠亭亭而立，满眼都是绿。形形色色的鸟儿穿梭其间，偶尔还能看见一些野生小动物，如松鼠、黄鼠狼、野兔等。森林里的树叶、丫枝是居民主要的生活燃料。春夏之交，漫山遍野都是野生的蘑菇，用手拨开它们藏身的枯叶，采回家中，便是美味的菜肴。

三面山之间有两条闪亮的铅灰色绸带，这就是蜿蜒的溪流，犹如两条长龙，潺潺的流水四季不断，在土地坝交汇。溪流流经 30 余里^①，在油溪入长江，奔向大海。

山上一片片大森林的松涛，山下两条长龙般的水涛，一年四季，随风随水的变化，不断地奏出各种天然的、真正原生态的交响乐，一直熏陶着这里的人们。

由于是顺山坡而下，坡度近乎垂直，溪流形成了两条三四十米高，10 米宽的瀑布。飞花溅玉，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倾斜而下的水花在土地坝的平地上硬生生地冲出了两个坑，谓之龙潭坑。

^① 1 里 = 0.5 千米。

龙潭坑形状不规则，说不清是方形或是圆形，不很规则，似是食月的天狗咬下的一块。这不大也数不上一方美景的龙潭坑，却是维系着土地坝一切生命的所在。

潭坑里的水清澈却不能见底，是女人们洗衣的好地方。随着衣服从潭里提起，激起一串串白花的水花，又啪啪掉进潭坑里。牛儿们也常来这里，到了夏天，还会几步抢进潭坑里，噗噗地从鼻子里喷出两股清凉的水柱来。野物们自然也会来到这里，不过都是在无人的夜晚，晃动着两颗星光样灿烂的眼睛。躲在树丛里的狩猎者，也许会在野物们溜下坎子喝水的地方，指望能在安放的卡子上寻觅到一只野兔什么的。有水的地方往往有鱼，于是这又成了孩子们嬉戏、抓鱼的好去处。龙潭坑里有鱼，河沟里有鱼，有鲫鱼、鲤鱼、乌鱼，还有泥鳅、黄鳝、虾、蟹等，虽不是应有尽有，却也称得上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山上、山下的生命因这两条溪流而汇集在了一起。

南面和东面是浅丘。成片的土地一年四季都种有庄稼。寒露、霜降就种下麦子、胡豆、豌豆。来年春夏之交收割后，便种下高粱、红苕等。种小春要翻地、播种、除草、浇水、施肥，历经种种艰苦才会有好收成。

沿溪流周边由于水源丰富，便是梯田。田里种水稻，每年一季。丘陵里面的干田可以加种一季小春。惊蛰在秧田里撒下谷子，秧苗长到五六寸^①时便把秧子移栽到田里去。经浇灌、施肥、薅秧、除草，到秋季收割。接着就是犁田、耙田，在来年栽秧前要四犁四耙。

男人耕种，女人纺织并操劳家务，小孩割草放牛。这里的人们就这样成年累月、年复一年地生活着。

坝子上的房子无论是石块砌成的墙还是土墙，都显得简陋而质朴。墙面斑驳，窗户狭小，屋檐下的阶梯沿坎而上，永远堆放着犁、耙、锄头等一些沾着泥土与岁月的农具，呈现一副清贫而劳作不息的景象。如果说这些房子还有一些活泼鲜亮的颜色，那是在它粉刷一新的时候。过年或者嫁娶，灰暗的墙壁粉

① 1寸=3.3厘米。